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顧學集卷六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王時發

願學集卷六

明　鄒元標　撰

行狀

明南京刑部尚書敬吾魏先生行狀

魏敬吾先生者非先儒之典刑哉儒者口則古昔稱先王鄉評官箴往往多訾議大都隕志於貧賤戚心於寂寞人曰譚學不足信非譚學不足信贗儒不足信也先

生孳孳講學而躬行為務昔官中大夫歲租不能供一飽怡然自若常人砥厲初仕稍被挫折自度計無復之鮮不回面易心者先生被權臣中錮例不得復用甘守衡門不一失足公庭持己何嚴也予故曰先生儒者之典刑也先生當屬纊時呼其子士淳士清以狀托余余夙知先生不敢辭先生姓魏名時亮字闕世居南昌木山里父天相嘗為袁州掾史守奇其才貌厚遇之會生先生見有異稟乃嘆曰有子可教惡用供刀筆之役

為遂解職事歸而訓先生先生遂用經術顯登乙卯舉人己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吏科給事中積至户科都給事中陞太僕寺少卿先生曾以兵科左給事副今大學士新安許公使朝鮮却其女樂銀幣之餽故事詔至開讀王北面使臣西向先生與許公固爭之天威不違顏咫尺吾何敢以一二人忝天王命王不能奪竟南面臨之時與國中人譚學不能盡解遺以明儒論學語錄國中人鐫布之嗣往者國中人咸稱昔時二天使廉而

有禮其不辱君命如此在掖垣疏幾成帙大都毗主德匡國是節財用斥奸回宬著者敵陷石州請上面詰大臣盍穆廟登極來未發一語故先生以是為請越二日上講罷即問石州殘破狀講臣云不虞敵人深入上囁嚅唇吻間將有所商略而中官王本者輒從旁厲聲謾罵諸臣工欺蔽先是本陰逐言官周公怡陸公鳳儀實欲借此恫喝臣僚上怒本目攝之本猶語刺刺不休其黨喬朗者肘之始息上滋不悅而罷中外聞其事不敢

發先生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又數其不法事數條士論壯之是時華亭與新鄭相戹舉朝俱右華亭先生亦右華亭攻新鄭未幾新鄭再相盡逐故與已有郄者以考功法中之先生亦在逐中人謂先生官不過四品家無資斧何以娛朝夕而先生卜築堯峯之顛曰吾用是老甘心焉癸未今上親萬幾朝政一新兩京臺省交章尉薦之下部議起先生南大理寺丞旋改左通政陞太僕光祿二卿都察院副都御史協理院事代掌京營戎

政晉工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先生之副憲也不减給事時風度疏曰救時綱領要務曰保民裕國之謨曰法祖聖修肆剏皆其鉅者餘悉具鈔中上多所舉行又請皇長子出閣講學上大感動方命擇日竟爾中沮先生獻替稍頻同類有不便者假謔語嘲先生先生曰余不能効力宣猷報國家厚恩以謨謀効昇平則吾何敢後志卒不變先生至南會當大獄力以洗冤釋滯為已任亡何而病甕甕之先數日僋甚然精神凝定口不言

外事既終形神瀟灑若屍解去說者謂先生生平力學之驗云憶余為給事中薦先生有器宇温粹問學端平恬約如處子寒素如儒生之句人皆以為知言既余識先生始知曩所言庶足似先生萬一然先生之學大都以靜為主以敬為宗常教學者云無感時此知常寂一敬以存之有感時此知常照一敬以宰之便是神明其德便是戒慎恐懼以此教人亦以此持身所至以會友講學為事至先生自得之深卒不能測其涯也先生生

嘉靖己丑卒萬歷辛卯享年六十三祖某父某俱以先生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母某氏母某氏贈淑人配萬氏封淑人側室何氏余氏子士淳廕國子生聘原任吏部左侍郎王公希烈孫女士清聘御史陳君子貞女女三長適熊維持舉人熊珍子次許聘兵部左侍郎萬公恭子次許聘御史涂君杰子所著大儒學粹敬吾奏議行世志伊學顔宗會禮訓三卷藏於家先生性孝友處家庭族黨一本於厚里中數有忤者卒不計人

皆頌先生休度懿行甚夥不知先生潛心於道萬劫種種一切皆性中浮靄安足為先生頌哉元標蓋嘗論豫章縉紳往者班班不能殫述魏水洲其萬合溪其其最著者水洲在肅皇朝以諫顯三諫三榜遭際良苦合溪官太常沒十餘年不能葬今其子餬口四方又李蟠峯其官尚書家事蕭索何先輩行之修也先生幾水洲之諫而無其苦同合溪之學而過其遇並蟠峯之顯而效其守惜天不慭遺使天未喪先生吾安窺其所至今猶

幸天王聖明令先生再覩天日以愧錮賢奸相於地下雖然即使先生終老堯峯他日論世知人不以先生之遇為加損也於先生奚憾謹狀

誌銘

明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潔定宇鄧公墓誌銘

夫宇宙有至道焉匪至人弗會也嘗讀子思子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似歧道與德而二之終之曰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至則真凝矣夫道者蹈也與民共由之也德者得也身所獨到心所獨契之謂也凝則形神不分聲臭俱泯與道合真古今一息矣定宇鄧公益凝道畢世者也公名以讚字汝德學者尊為定宇先生新建青崗里人青崗卜居自戍和公始和生瓊瓊習靜菴中夜半忽生蓮花紅光燭天四隣驚為火走撲之則紅蓮也始異之卜者曰兹地其有至人挺生乎瓊生綬綬生富隱德弗耀富生朗寧庶人奇欲覩之匿不就朗生儼戊

子擬首薦不果是為公父以公貴封翰林編修晚以伯子衡州守貴贈中憲大夫公自幼簡默内踆常聞編修公與人論學輒牽衣尾其後間出語類夙儒而復勤學公憐其劬偪之斗室公遂習静斗室神情益瑩出而曰心之精神謂聖千古聖賢只此一事一貫吾夫子宗旨多聞多見引人法耳間以所得者發之制執少年未之奇也洪溪東公驚而語曰是兒終當以學鳴天下督學敬所王公謂以聖賢心發經傳旨吾道主盟其在斯乎

大奇之丁卯舉於鄉辛未舉進士第一人初江陵為主
考閱諸首卷不省而置之晚得公卷曰刋落鉛華獨存
大雅業已奇公文接公儀復泠泠抑抑如玉如金江陵
神為悚歸而伯子問相國狀公曰相國必大有為但恐
緩急弛張絃韋不佩未知所終伯子怪其語而今果驗
廷試賜一甲第三人官翰林編修未嘗妄有交遊取予
茹荼忍寒童僕方啾啾敗絮中公起以殘楮當火燃指
哦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初服官時如

此亡何覲改元新鄭逐逐將眘眘多事公過江陵時有
匡拂江陵弗善也遂移禪刹以病請江陵持不下遣子
就學已聞封公病始從公請還里封公逝親為含斂服
闋有終焉志丁丑強起至武林念太夫人未偕遂歸時
龍溪王公寓西湖羅會稽張山陰兩翰撰約公對龍
溪精舍龍溪曰何功公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為功又
問曰信得良知不曰新建云萬死一生得來豈敢置疑
惟是以知是知非為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溪棠心

服已而備語試公公曰天也不做地也不做聖賢也不做龍溪曰秀才家何得如此大言海內人復以公必能光明絶學而江陵奪情後横政愈甚羣望公出山言庶幾有入巳卯一就列公竟不入遂還里朝夕依太夫人側諸縉紳罕覩其面惟昆弟友朋互相切究友以用世進者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書屏几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草木蕃始為不負然其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

在能潛倘乘雲霧上青天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絅皆是義也客坐偶有齟齬者即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半刻客竟易顔常曰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曰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發自爾中和其虛明若此居家臺省刻無虛日戊子特疏起纂修不赴辛卯詔起宮允管司業事疏辭已拜南大司成公疏云文廟之祭以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氏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莫先禮義

以冒進之心其禮必不享士習莫尚恬退以躐等之身其言必不從以進之心為退之跡既前史所重憎居爭之實蒙讓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肖以臣為趨滋仕路機變之巧抑俾賢者以臣為戒掩家庭真切之心此豈修曠典開賢路初指乎奉旨不允始勉奉太夫人行至則有謂公者曰南國士跳弗馴宜嚴公至多士洗心以聽約束常示諸生曰吾非不欲求諸生愧我所無也亦非欲諸生懼我所有也願以神情與生相交勉諸

生瞿然顧化曰勲戚内臣且有聞先生名過而謝罪者
我輩違先生約不得比爲人公自是益信曰嚴必律身
始律身弗嚴誰能恱之方其久與多士遊或有補益晉
南京禮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方大計公以天自誓即
故人親知不一顧時温三原冢卿陳餘姚朱益都兩總
憲皆海内名德同心共濟計籍出入共稱服亡何署禮
部事疏請建儲者至再忽有三王並封之旨公疏云天
之不言而信由今日明日今年來年是也故信也自請

冊立以來益數奉聖諭舉行矣然皆指皇長子耳未嘗言待嫡也今驟而傅之人創而聽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之見上窺聖衷而以為非情也皇上以天自處身度聲律萬萬非以虛辭示天下但臣等竊詳聖主立嫡之條謂有嫡立庶斯為瀆倫非必有待也若大典一行主器有托皇祖在天實所欣鑒臣等又竊聞中宮鍾愛元子朝夕保護不啻已出願早正春宮猶切於億兆臣民萬萬皇上以厚中宮而緩冊立或者未諒中宮之心

乎臣又聞古之帝王將舉大事既內決於心矣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無所不從而後行之葢有見於人心不可拂也今日並封之旨至使人心不能釋然安在其為順天下也且信者國之大寶帝王所以使天下精神相通指臂相使恃有此也皇上即位以來何令不信獨建儲一事屢示屢易人將謂詔令可更法守可玩自是令一出而疑隨之指臂不屬從此始矣時疏不知其幾獨

膾炙公語語並誠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復

疏云昔人所稱銓鑑謂澄汰流品㯲重也如以病人充之精神不强甄別必混所傷滋大臣又聞昔之為吏部者多務奬恬退斥浮競葢以開廉恥之心塞速化之路臣林壑病夫耳皇上過聽在廷諸臣言再蒙召起速化莫如臣矣不復自量與聞銓事身範不肅將使賢者以臣為戒不肖者以臣為趨辱命益甚安在其用臣為也不得已從公請讀疏者謂兹疏黙移世軸其功甚大方計昕夕旦一覩太平之盛亡何以太夫人謝世過哀感

疾長逝先是病宿郊寺知友强之歸僅存殘息道路是
虞乃抵家正衣冠坐曰奇事奇事諸縉紳問此處見學
曰不敢不勉遂端坐逝自都門以及走卒人人無不心
悔者此豈聲音笑貌能哉守臣以聞詔贈禮部尚書特
謚文潔賜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益殊恩云昔陸象山
自幼即悟宇宙吾心公自少即悟心之精神謂聖至終
身日化月融精密廣大高明篤實所與諸生語及揚少
宰諸士載佚稿者皆發前人未發世儒卑瑣者不足論

即以道自任妄以色相莊嚴去公之㫖遠矣人覩公六十猶慕一生傍母輒以公至仁純孝不知公不自以為孝也覩公半生林坳退然陋巷輒以為廉靖孤介不知公不知其為介也人知公衾影無愧一門藹藹以為内行純備不知公歉然不自足也此皆公妙明性中流行時而發之使公得大行所學以一性遍覆海宇者可限量哉常思漢時斯學侵晦遂以憲比顏子予每窺公深潛純粹曉夜端坐忘疲即當時顏子明道不知何如也

夫人語及天地聖賢望而震焉公曰姑舍是與龍溪皆未竟其説以予逆之即先天不違行地無疆之謂也即為仁由已不由乎人之訓也天地且不違我何必法天地仁不由人我何必師聖賢此公未竟之旨也恐非汪汪千頃波者所能窺也元其性最愚不善下辱公心膂交最深覩公輒為心降公没念及不自知涕之無從也嗟夫至人之生豈容易哉封公當魁而㡳失之以醇德隱儒林太守公為郡邑氷操實政老猶粹修不怠弟諸

生穆然大雅不知有兩兄貴家庭和德所醞釀者深培植者厚天之於公也篤公之於世也完世有真心求道者公其正鵠矣公生嘉靖年月日没萬歴年月享年闕十闕銘曰

豫章奥區　代有名儒　傳衣紹鉢　動曰良知
影響擬議　終成管窺　惟公特起　陋彼支離
名揚於庭　當宁屬目　言戀庭闈　遽返初服
密修靜探　惟莊惟肅　如玉在璞　如珠在匵

聖主側席　詔起東山　屢疏乞身　海宇望殷
勉酬君命　鐸振賢關　出擁臯比　入奉慈顔
言佐銓衡　言掌邦禮　惟寅惟清　世氛若洗
公乎輿論　名留殿陛　羣推德望　師師以濟
臣也有母　疏乞柴荆　望公之起　萬有同情
遭時之否　而公不起　士悲梁萎　人歌蒿里
蕩蕩江流　誰窺涯涘　堂堂大厦　其將誰峙
猗歟我公　何忮何求　其身則隱　其神則幽

起居食息　惟道是謀　夢寐神情　與天者游
沉潛邃密　見孔於卓　繼往開來　昭明絕學
淳深粹穆　不彫不琢　一代山斗　巋然先覺
憐予孤愚　道義情真　如輻倚轂　庶幾古人
公今往矣　淚落伶俜　每一念公　願贖百身
平康正直　光輝篤實　微言細行　皦如天日
攜辭銘公　一言匪溢　誰哉惇史　監此直筆

中憲大夫湖廣提學副使沖宇顏先生墓誌銘

余兒時聞慈谿顔先生處伊庶人事不動聲色坐銷逆謀私計曰是所謂攬轡澄清者非耶已赴戍道辰沅郴桂間楚人稱後先督學必首先生余曰三楚其蘇湖耶過清平少宗伯孫公淮海譚間必曰予友顔公言若何余曰慈湖絶學其復興耶而最後有掖垣小吏四明人也耳語先生里居為細民造福利為後學樹赤幟事甚備至余曰古所謂德敷洽比表正鄉閭者非耶乃疏先生沉抑狀時先生投閒久與當路不通塵塵復原職致

仕庚寅余再疏先生而南調命下矣嗟嗟有賢不舉言臣之責言而不用有司其責者方擬買舟武林訪先生函丈而先生𡉏冡嗣子望以余為先生神交知巳持子友姜給諫瑞宇公狀委余銘余以先生名儒未敢執筆而司理吉郡劉公抑之則先生入室弟子每向余述先生真修苦節精神直逼古先哲且促余再四予不得辭先生諱鯨字應雷别號沖宇先世本曲阜人初徙句東再徙文溪自慶義公始慶義七傳而生封侍御養真公

母唐氏數應瑞夢而得先生先生自幼負文名試輒首諸生巳酉舉於鄉丙辰賜進士選大行人辛酉授山西道監察御史甲子推北畿督學乙丑以言事謫楚安仁尉遞遷至湖廣提學副使復左遷山東參議陝西行太僕寺少卿致仕歸先生官大行出使襄陵王不嫺於禮先生以大義感動之王卒以孝聞在臺中不但著敢言聲而所條議俱報聞其大者如救民困裕國儲清漕規議海運河工時弊俱見奏牘中馮漢者京師巨猾倚定國

勢為漕政梗勢張甚先生廵倉時廉得其狀朴殺之伊庶人潛謀不軌服室器用僭擬乘輿而善陰持當事者短長當事者噤不敢吐先是有上庶人不軌狀者業已奉旨勘問而庶人結左右為腹心盡匿其狀致其父子支解之事岌岌岌矣肅皇帝漸有聞亦頗念之會先生廵按河南辭徐華亭華亭曰聞部内宸濠事且急誰哉王伯安乎先生曰此與宸濠不同宸濠能以策屈羣雄羣雄亦樂為用伊藩雖招致人多然皆椎埋市井無賴

如狐豚輩一飽搖尾去矣可計而取也華亭曰直指其有意乎先生曰相國能從中應言官敢受死以屛國華亭遂決意屬先生先生至知覘察耿公隨御有心計乃密謀於耿公耿公與庶人承奉王鑒莫逆乃以秘計啊喝鑒鑒復從中應凡庶人奸利事悉報聞而所籍爲死黨者鑒以意散之殆盡先生既間其肘腋離其黨與絶其偵詗乃疏欵數其不軌狀上得疏遂寘庶人鳳陽獄國除乃籍其資財充軍賦而所挾子女悉召而散之不

煩血刃危禍頓消懽聲益達河洛間矣是時上左右前
與庶人腹心者垂涎府中裝乃以危言激上曰庶人資
財上有也庶人子女上有也今御史悉瓜分之寘陛下
何地上幾為動先生亦有聞不為動賴華亭解而始定
自庶人法而諸强宗斂手聽先生指揮凡詭寄欺隱田
糧為民間害者剪除殆盡夫以數十年所欲爬刷而不
足而先生一旦處之有餘則攬轡澄清之明驗也先生
兩秉學政不規規甲乙文藝惟以明道術正風化為急

務然在楚䟽北畿久故楚士慕先生䟽北畿較深先生
最喜闡揚節烈忠孝事又最執法海忠介以直言下獄
幾冒不測昌言救之沈公青霞以直言寃死塞上先生
拔其子襄入太學為忠裔勸後其子積官至二千石在
中州有黄甲乙者父官知州廉而貧甲乙幼而不能歸
櫬者二十年先生資以郵傳并旌甲乙考校士常德有
狂士以文置首選矣乃廉其行復黜人有告者曰是不
可為文士地先生曰文士易得耳予終不能以文先行

有銓部欲私其父鄉賢及成國舅王朋以賍亂法顯陵諸惡為地方蠹先生悉執法不少挫其強毅有執類若此以故知者服先生高然亦以此叢忌其齟齬有由然也先生之仕盖三黜矣初以發厰衛奸黜再以疏江陵遷三以左新鄭罷先生仕楚而忤楚相仕中州而忤中州相二相之嗛先生宜也後來者宜無所嗛於先生乃起廢之典徒捷徑終南獨使先生老死東海之濱又何耶執銓者猥云一人可廢國典不可廢公論已申其身

不必用嗟嗟典可執也獨柰何有不盡執者執之正人而或濫及匪人則余不知其解矣元標雖未請事先生然從著述中讀所論孔孟顔曾及原人原性諸語大都先生學以求仁為宗以默坐澄心為入門以踐履操修為見性而妙於慎獨極於默識先生既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為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為物為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周蓋嘗論慈湖師承文安人見其直截簡易不知慈

湖夜半多披衣危坐一旦性體呈露直信不二後儒卒以意識卜度承之而慈湖之旨荒矣先生至雲溪館恍然有悟格物之旨實以吾身即天下國家天下國家莫非吾身亦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謂其與無意之旨同耶異耶世必有能知者人知先生出則所至揚芳處則閭里歌德孰知先生之學所資者深哉然余覵先生於所忽矣先生初得鄉儁報至偶聞母夫人感先生不赴宴竟徒步歸血流竟踵又丁唐母憂廬墓三

年夫先生純孝人也孝則百行攸基夫始進既不以榮名忽孝思終其身又肎以世氛墮忠猷先生生平大節孝固已始基之矣宜襄王聞先生言而有感也若先生者允可為後學鵠其並祀於慈湖之濱也允宜子三人長子望志不凡近可嗣家學其孫曾嫁娶及先生居鄉懿行種種具諫議公狀中余謹摭先生學術并立朝之大者著於石先生所著有易學義林春秋貫玉奏議文集若干卷行世銘曰

偉矣顏公　東魯苗裔　崛起文溪　鬱為名世
峩峩豸冠　直躬正色　澄之不清　撓之不忒
何物淮南　敢爾為天　請劒上方　氛祲全消
畿甸中州　威布惠流　所去見思　所至民謳
鐸振南北　化行若馳　流風蘊義　代有餘師
玅契格物　干聖同宗　匪曰億度　力貫心通
返其初服　式開來學　處世若超　巋然先覺
未竟其用　不用斯全　彼佞倖者　眎公孰傳

學宗無意　前有慈湖　吁嗟我公　與古為徒
勒予銘詞　過者式墳　一脈未泯　緜緜若存

奉訓大夫尚寳司少卿我疆孟先生墓誌銘

今東魯仁賢彬彬矣力承正學我疆孟公其最也公在
同志依公如魚之於水公亡同志悲公如岳之摧峯斯
豈偶然者哉中州孟君叔龍與予於公最契叔龍業巳
狀公謂予當銘予不敢辭君諱秋字子成世居茌平學
者稱為我疆先生自幼凝重端淳讀詩書即通大意不

為訓詁所束縛里有宏山先生者夙志陽明學公贄而
受學已已恩貢入太學庚午中京闈辛未成進士授昌
黎令昌黎疲而殘於兵公一意和惠煦育興條編修城
堡振文教收孤獨皆德政遺意初人或誚其迂久而曰
公固大儒也上下交相信慕陞大理評事公悉心平反
賢聲大著會山海關部司缺人柄臣遴公往特須勑許
公便宜行事公至因緣為奸利者屏跡而先是溺其職
者遂以蜚語傷公公被計當調不赴乞致仕歸公之歸也

與妻孺人共駕一牛車旁觀者掩口笑曰昔鎮是者黄金滿載身名俱亨今自苦如此而不得安其位應吏安可為也公怡然歸陋巷簞瓢若將終焉會時政更新起刑部主事積陞尚寶司少卿卒公之在都門也一以會友興學為事所論學諸書具予刻我疆集中其最要者謂心非血肉之謂未發不離已發謂孔門學惟志仁不論克己謂惟了自己即是聖人皆上副先儒宗傳無論世士色取行違者不敢望公一塵即號大儒履繩蹈矩

而以意念為實得力地者敢望公涯涘哉公最留心國家事世或以儒病公使得竟公所為世必享真儒之效而公位不稱施知公之深人人扼腕雖然孔孟大聖大賢亦未得竟其志然其學照映宇宙孔孟固未嘗亡也人心不死公之學固自有在天之所以用公在彼不在此公生卒年月及子嗣具孟君狀中不具載銘曰

嗟彼世儒　意念自持　生滅遞續　影響支離

於鑠先生　能自得師　天聰天明　廓然無知

身有準繩　行無瑕疵　政追上古　黎民遐思

未竟厥志　斯文在兹　聖學有的　眎我銘辭

明朝列大夫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墓誌

銘

涇陽先生系心斯世斯道者數十年一旦長逝天不可

問矣元其雖未奉促膝之懽然巖岫間魚鴈不甚沉寥

擬藉公爲歲寒盟而公溘然元其豈獨一人痛哉公子

渟之涉長江持大行高公存之狀來請銘予不忍辭按

狀公諱憲成字叔時學者稱為涇陽先生顧之先自將仕郎百七公始家上舍里數傳至曾祖諱𤦺邑諸生𤦺生夔夔生南野公學以公貴贈戶部主事母錢氏封安人生四子公其仲也自幼沉毅異常兒讀韓文諱辨每至封公諱嚚嚅不忍吐師以告封公封公召而語之曰昔韓公教子不諱兒奈何諱學公尊教惟謹常私書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顔巷不為貧以自儆一日師講禘之說章公請曰夫子既不知何以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如斯也惜或人未能再發夫子之藴矣又一日講養心章公又請曰愚以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役主强則百物退聽其聰頗多類此師驚而謝曰子俱如是觀五經註脚豈虛語哉庚午補邑諸生丙子首應天試以丁封公憂未計偕庚辰登會試高等授户部主事朝夕與魏南樂允中劉漳浦廷蘭切砥求不愧科名覩時政紕繆忠佞倒置輒憤不能平擬書上申相國有所匡糺後覩魏劉二君書婉而當遂附名進江陵漸有聞

方以語相國未幾遂謝世不然事有不可知者在江陵
病傾國走羣望禱業署名公走馬立削去後江陵卒始
晉吏部孜孜人才即幽隱不遺以錢太安人壽請告者
三年閉門讀易春秋二經丙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會
有糺何尚書起鳴者尚書疑辛大中丞自修陰嗾諸御
史遂得降級公上書詆尚書語侵内閣甚力而屬望大
臣臺省與被言者各當自反其言甚公而正通國傾服
當路不悅落公職判桂陽州先是蘇柳二公及莊定山

俱以謫至州人士望公來如三先生式臨之執經就業者甚衆亡何轉處州李公下親民事有閱墻者曉譬之各欣然去方以此得淬厲其心志萬一而兩臺禮公以差歸公歸丁太安人憂起泉州理壬辰大計舉公廉寡欲第一尋擢考功司公至官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倡同官爭及與太倉往覆爭者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趙高邑南星司計盡黜諸要人子弟婣婭公實左右之趙忽奉旨罷公疏顧與同罷不報已領銓事凡公啓事與

海内意所欲用者當路色沮不欲用太倉所欲用冢卿與內閣公復尼不行久欲中公以公時望攸屬不果乘公推內閣起王山陰遂削籍歸自公歸正人披靡逐者錮者如衝風之蘀無寧羽矣公歸得重病者數年至甲午始甦各有劄記沉潛粹密與讀書錄相表裏問學者日衆乃與高大行景逸闢東林集同志歲有會月有紀其所最研辨者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曰如是則善可不為而惡亦可橫行蓋有感於世之儒名盜行者不佞

閒常致書商度公曰予言救世也故自爾爾與予密證以俟異日然公之所造亦淵乎微矣嗟乎使天假公年世覩真儒之效惡可量哉蓋嘗論非無談杌者自公經杌出世遂以為王瞿復起握管者却步非無啓事者自公奏副出世遂以為子瞻再生起草者屏息世非無登壇者自公東林一鬭世遂以為濂洛更甦虛驕者愧恥顧公一入銓曹衆方彈冠逐之桂陽再入銓曹衆方引領錮之家山三起光祿堅卧不起而孰天耶人耶公雖不

得盡其用然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國本重
計宗社遠猷即寤語寐語夢覺間惓惓不忘國家夫非
實以身肩斯世斯道者所必不能謂公一日樹千百年
計可矣彼抑公者蓋天以斯文之責付公公必不以彼
易此鄒子於公有餘慨焉公之上書右沈司馬李司徒
及銓曹諸事原不為一人一事起念又官從大夫後與
山林上書者不同世遂有不深惟公者公常致書曰近
從十磨百鍊逼出真身子來公豈可及哉公已亹數年

諸君子彬彬質有其文異世且加頼之如公弟季時國子薛君某其人者恨不起九原而肉之以為世儀刻存存寥寥護其毛羽猶懼吾道不振而忍摧殘之耶公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所與友人觀摩者恂恂雍雍居然名儒執轍為末學計者能不熟數公軌行而一令後世有所師承焉公生嘉靖庚戌八月辛萬歷壬子五月享年六十三配朱氏封安人處士某女子三與渟廩例生娶莫氏邑廩生某女繼娶鄭氏霑益州二守某女次

與淪殤次與沐郡庠生娶唐氏翰林庶吉士某女繼娶嚴氏太學生某女女二一適王孝廉永圖馬平令某子一適太學生王世學行入存之公子孫男五柗楠俱淳出柗聘劉氏南京兵部郎中某女楠未聘杓柄柱俱沐出杓聘義興王孝廉某女柄聘琴川太學生趙某女柱未聘孫女八嫁聘皆仕族以萬歷年月葬於闕山向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還經錄證性編尜梓編十餘稿行世銘曰

世運昌明　公揚於廷　世不我與　公投於林
有鳳九苞　噦噦其音　四方來儀　異地同心
匪曰好我　墜緒是尋　手挽江河　力破重陰
猗歟我公　如玉如金　不泯者行　洋洋者神
是耶非耶　吾道陸沈　我銘匪諛　天日監臨

明詔徵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瀘瀟劉公墓

誌銘

安成自文莊公以學鳴海宇數十年所稱心行雙清特

起紹述者吾友徵君瀘瀟是已徵君予黨所藉以鞭末路者乃溘然長逝不勝梁木之嘆仲弟上卿泣而持狀過予曰先子生而先生薦於朝没幸先生銘於幽先子辱知不淺其無辭元某謹拜狀而相對為世道悲者久之公諱元卿字調父初號旋宇既號瀘瀟先世為安成南溪人世系詳狀中祖某父某任叅軍以公貴封儀部主事公自㓜雄奇穎敏入塾諸師駴而遜謝去既負笈盡吾伍君伍門業麟經者各有秘錄靳弗與公奮然曰

豈神授耶遂自出杼軸成一家言諸人皆驚詫以為異事然公非好也入郡為青原遊與夫語曰昔之青原挾妓酒人歌新聲者達旦自兩鄒公子入遂絶響公聞而惕然有省兩公子即僉憲汝海宫洗汝光氏時自東魯歸嘐嘐以正學倡諸里者公入山汝海以學嘗公公喜動於心歸而陳諸宋儒語録堆案盈几玩而三思焉汝海退與汝光心畏者久之時周太守鶴皐羣諸士試公盡以所學發於論太守大奇以為真儒再出不獨以科

名器也入闈遂魁西江偕其師伍君及劉侍御輩仍以學相切砥辛未業入彀主司以其策多憤激語遂置之殿江陵聞而大怒下禮部以飭多士公歸而師事三吾劉公倡學里中勃然興起甲戌不第復以江門詩抹其引杜門不出矣而里中從遊者日衆公於諸先輩語淺生厭深生疑乃出而謁蘭溪徐太常黄安耿司農公於蘭溪機稍動至聞耿氏時提生生謂易一語欣然自信曰孟氏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

而故遏之火不燃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以此為學即以此迪人而所赧復禮識仁中道一德諸院歳有常會西鄉諸習俗得公一變堯水諸盜得公一彌攸安爾邑爭界不輸賦者得公一定入其疆彬彬如也太守汪公觀風形之咏歌此足徵公學矣公雖絶仕進乎既而强應聘出埋光剷采冀與名賢一移世軸覩時不可為遂飄然歸然國子薰德者甚衆儀部疏從祀諸先大儒釐正色目諸疏皆其鉅者然知者皆

謂公具大有為之才使有力者盡去崖角必大有可覩
惜公未竟其用也公雖未竟其用而食公之澤者盡於
邑中而官運軍匠冊諸事利於庶氓者甚鉅公性敏又
諳於典故有可裨閭閻者聞必行行必力蓋嘗慨世之
學者漫無實履與世隅閡是墮名相俯首寘心鈎深致
遠是墮理窟公與衆人游春風習習人皆可親然徐而
叩之淵懿粹穆人終不可得而及夫使世儒知品自有
真學有實用公其人矣或者謂公學度世有餘於出世

一路未必無疑不知以公至性於性命之説豈不有聞
顧不欲深語以啓世儒艱深之習公豈未有聞哉公宸
篤於倫一門以内雍雍穆穆無可選之行合族厥祠輯
譜皆竟先世所未有者至於汝海汝光掖導之功心口
不負生嘉靖甲辰三月終萬歴己酉七月享年六十六
娶某氏贈安人子某孫某塋某山某向所著有山居草
還山續草大象觀諸儒學案賢奕編六鑑舉要國史舉
凡晤語測言思問編何莫編先正義方禮律類要明賢

宗解婺江證學大學新編行世銘曰

安成之學　祖於文莊　公其傑特　示我周行

嗟彼世儒　索之幽冥　火燃泉達　是為公心

天地大德　曰惟生生　吾握其機　均齊治平

側身柴桑　守一為要　捧檄而往　天子有詔

見幾而作　旋賦歸來　惟二三子　藉公以裁

不競意見　不涉末學　惟規惟矩　巋然先覺

流風餘韻　百世猶師　過者必式　斯文在茲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視軒陳公墓誌銘

往余甲戌晤視軒陳公青原山公修挺沉静稠衆中不聞一語間語即洞中肯窾嗣予過公里遭公田間疋馬青衫遠睇不知為太常公留予語竟日夜悉公神情内諳予飄泊南北心常儀之近予獲歸里擬起居公而公病病未幾公没嗟嗟闡揚先覺流韻來兹予何敢辭公諱慶字履旋名御史螺田公五世孫侍御傳彬彬生表是為公祖父俱以公宦粤西東宫覃恩再晉封左布政

使大母羅氏母劉氏並贈夫人公幼故貧然攻苦績學為邑諸生時華亭徐相國督學江西拔公首諸生延為弟子師丁酉舉鄉試庚戌成進士拜大行人陞南京戶科給事中時言官卑者蟻附高者毛摯公性無倚眦卒不以搏擊先仁厚疏安重地處餉道皆為國家計久遠獨操江大臣故以邊材推玩冦不撿公始一糾之卒中公陞公守衛輝人曰是郡衝公不耐劬而公優游豈弟為守守亨會歲歉且蝗公賑濟有畧郡獨不飢他郡見衛

粺不飢且倣其法行之新汲庠文廟及諸恵政具載紀德尸祝貳卯是時倭憑陵吳越間甌括為甚浙鎮臣檄選人需全才可備緩急者陞公浙江副使備兵温處人曰儒不習兵而公治兵兵愈亨倭寇閩界逼龍慶貳邑時歲且除公親冒矢石纍倭貳拾餘衆喜曰寇去諸公曰獸攫鹿逐會有寧時乎密與諸材官計水陸險易芻粟豊約校卒勇怯恭置星布夏倭果猝至撫臣覿兵亦至賴公調度各軍殊死戰兵氣霆震所獲首功戰艦奪

回被虜者無算是舉也僉謂乙卯以來差爲東南生靈吐氣先是有蜑語戲下得倭金若干公下令曰敢持寸金軍法從事會有自售者公哂曰爾不愛死我敢愛金軍中聞之感泣撫臣上功狀上嘉公丕績賜白金文綺超遷山東觀察使歷陞粤西左布政公所至提綱挈紀穆如清風尋晉太常寺卿卿初固重臣後有官以他途儀部若屬視之公申明職掌爭之力又修寺誌著爲絜令侍穆皇帝郊天賚予甚厚柄鈞衡在昕夕間公遂乞

休歸公之歸也叅給事時所糺者親為柄臣用前郄修怨㘅公歸公歸惟杜門靜誣僅一往青原與郡諸先輩訂學即予晤公之年公甞語予曰初久困計偕聶貞襄先生固尼之不得乞祿再蹪而謁先生曰我以先生言故困敗至此先生亦大愴送公郊坂遲公登騎公辭不獲遂登騎先生連聲曰履旋履旋行且為國家大臣豈惟第又庚戌禮闈典試為南埜歐公洞山尹公見吾郡囲有錄者歐公錯愕尹公曰此必一已開卷得公衆後

詢尹公曰何知曰閱其藝必泳游鷺渚有得者衆以服
尹朗鑑而卜公正學亦奇矣公初號西塘晚號視軒益
嘗反覆公初居約而卒皭然不涅也有素履往之象靖
寇紀歷有履虎尾愬愬之象晚返初服幽人貞吉中不
自亂矣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公得於視履者深哉近從
故麗中得公與塘南王公論學一通曰透得性根方有
下落曰若是良知作主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論夜氣
也曰謂聖人通晝夜清明則可謂衆人氣有斷絕則不

可公學甚淵獨公不喜吟譚以故人罔窺公際公生正
德庚午五月年七十九娶峽江鎮谿彭氏再贈夫人子
一銓國子生先公五年卒娶儀部郎泉崖聶公女孫應
嶽國子生即請予言襄公大事者婺盧陵廣濟令劉公
則塘女壟雲龍鄉五都潭泉人形丁山癸向銘曰
桓桓太常　侍御之裔　有烈有行　鬱然名世
揚驄栢臺　端笏留京　五世臺省　後先芳名
出汲淮陽　我志何傷　士頌菁莪　民憩甘棠

特命持憲　茂著殊勳　精鏐文綺　惟天子賜
東魯象郡　公旄公牙　風霜隨馬　甘雨隨車
晉陟上卿　望隆中朝　倦翮投林　於焉逍遥
典型既隆　悠悠彼蒼　勒言片石　用永來芳
瞻彼新阡　雲樹蓊葱　緜緜若存　澤寧有窮

故孝廉贈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晉贈

福建右布政白谷徐公墓誌銘

故孝廉白谷徐公年未强仕卒越嘉靖丁巳以子水部

貴贈工部主事又萬歷癸卯以孫中丞貴加贈福建右布政君子曰公績學砥行困公車没一癸水部為世顯人駿發中丞為世名臣乃知公結為大年藏為大業自有在天之報施明德者原非戋戋取必目前者能測識也中丞舊令文江習鄒子悉公學術以石上銘見委元其不敢辭按狀公名袍字含章别號白谷先世衢州柯山人國初祖玄德以人才從正授麗水尉領兵鎮金華遂遷蘭溪德至蒴遜居士凡五世世以孝弟力田閒居

士名某即公父生子四公其仲子性最敏十二為邑諸生甲午登鄉薦計偕未幾卒早年慕古文辭所排纘逼真名家既而悔曰彫蟲小技壯夫不為顓顓慕尚正學當時學濂洛者矩範有章先生在不敢越步武新建說出羣喙爭鳴為異端公幽探窒詎獨嗜其旨手傳習錄為贊稱說以自迪迪人常恨不得親受業門牆稱私淑馬維時尊新建者又高步吟譚多遺行而公內事兩尊人志物咸備私以其躬行有得者訓子水部及猶子奉

常先生朝夕娓娓水部早世今奉常爲世宿儒譚及公輒爲淚落其入者深矣年未三十例應貢吏以讓其次者趙生以生食貧故督學文貞徐公標其行爲士林鵠襄敏李公時守衢延爲弟子師襄敏不以諸生禮見凡郡邑出公門牆者多爲名士去夫褆躬者敝一隅譚悟者眇實際以觀於公内外純白何如也公常言曰儒學不失其自然而已自然者天天即理也理本如是學亦如是故君子順天嗟乎即起新建譚說有能易公隻語

予新建高足紹興有徐公曰仁所述傳習錄皆以為新建顏閔公雖未親聆謦欬造詣見地江左以兩徐稱然曰仁不聞其後述其學者何若而公有水部以繼其志奉常以衍公傳中丞以宏公緒濟濟名儒海宇家傳徐氏學不以誦水部奉常中丞而咸源源本本於公以傳無盡又非曰仁可比擬矣公所著有誦餘稿意求錄五經旁註洪範圖楓山實紀仁山年譜紀仁山不仕元一節尤識其大者子二長其次即水部君孫某某中丞公

聞孫端亮懿愷所至風猷卓茂它日史臣傳中丞必能為公續儒林傳元某腐儒何能誌公萬一哉系之銘以寄仰止銘曰

天祚名閥　必開其先　慶鍾源遠　挺生名賢
名賢維何　瞻彼白谷　有斐君子　如金如玉
是言必偉　是行必卓　學通自然　德行有覺
良知黙契　能自得師　影響擬議　陋彼世儒
語文黙象　規矩準繩　前輩流風　後學典型

一傳水部　再傳奉常　桓桓中丞　世德愈光
宸音屢錫　永賁重泉　天日為朗　昌以得全
赤溪之陰　是公玄室　下有真儒　過者必式
公年不永　公學千秋　琢辭闡幽　我思悠悠

明雪蓬彭先生墓誌銘

聖人之道溥博淵涵大者明其傳開來學次者遵其行
潔已敦龎其流風餘韻亦使頑懦者有所興發云安成
自諸君子以理學倡人材輩出其形神灑灑獨得其趣

則共推雪蓬彭公余初知公以余友井子開語余曰公昔為邑諸生有聲已從鄒文莊公學遂謝青衫默殫冥搜奇書秘籍不惜重價售之家藏自宓軒以下幾充棟所著有華秀族譜郡志考本朝人物表庶幾博雅君子哉而大理慎所傳公語余曰君自幼即能卻父私槖四十妻喪不更娶姪國子生柏溪卒以地塋之護其孤不遺餘力其孝友類若此者迺余讀中丞三泉周公所為公記甚悉則謂公行不隨俗退不近名似知公最深非

人所易窺也余於公不能無疑焉坐小蓬對名山似忘世矣而好閱除目自謂汲汲否泰之際又非苟肯傳也禮仁賢慕高躅似親賢矣而避匪彛若蛇蝎又與泛愛者殊科也臨終操牘别故人諄諄講院似乎達矣然生平所獨造者不一語以傳又何秘也公之行吾不得而名公常自稱曰小徐詰之應曰大徐孺子小徐彭子識者謂公善於自況夷考其行亦頗相類余終不得而定公焉因諸君子委余銘公余取公姪孫九亮狀而銘之公諱湘字

元宗行十二系出華秀彭氏為邑著姓生正德丁卯六月初二没丁亥二月念六享年八十二子二長采娶三舍劉氏繼上城劉氏次槩娶朱二尹東槎女繼太守王公方南孫女女一適學博劉君全峯男習誠孫男二徹曾娶儒官劉嶧山女俏昴聘二尹張肖柏女孫女一適太學生王材齡曾孫女二將以吉期祔塋石坪盆形邑先輩三吾劉先生性和而行潔與公相類㝡莫逆公没後余赴復真會王先生塘南朱先生一菴王比部儆所鄒

太史四山咸咨嗟悼公之亡此可以概公之素矣銘曰

聖門修身尚高潔降及後世滕口說偉哉彭公誠踔絶如彼冥鴻難羈紲山巀嶭兮水澄徹千秋藏之此人傑勒余文兮名難滅可遠望兮不可涅

明潛菴李先生墓誌銘

見羅先生倡學劍江學者景從日衆至身先師事令同志益有所慕明潛菴李君其選也余在貴竹有寄觀我堂集余披閱之與君答問語甚具余一通刺就正先生癸

未余賜環幸得識公面至與余語連數日夜曰見理須徹原頭工夫不離日用曰程伯子後之聖人達天之學也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須透此乃有歸宿曰人只是為形氣所間克去形氣便是修身為本便是止至善曰心性一也形而下便是形而上曰率性之謂道順之則天逆之則人語甚夥徐盱衡語曰先學禁甚嚴余欲上正人心疏會病作不果今其責不在足下耶余頷之越歲吳明府安節令慈邑余折簡寄之曰里有滅明君知

之乎曰非所謂潛菴李君耶余再四禮賓席不赴告余以邑中諸利獘業已次第舉行矣且方需之佐吾理乙酉余有改部之命過江上問明府云君無恙余時方避容擬入都門即請告與君結盟而共學焉君遂以病不起矣上自部使郡邑下至族黨閭巷或咨嗟涕洟曰李君亡矣思君不得或旌其閭或扁其所常遊處或形之歌詠痛堂堂大厦而棟宇之圮也嗟痛哉君令子廷唯廷喻先後過余山齋傳君治命屬銘於余余不敢辭余乃

取余同年水部徐君狀而志之君諱大昭字汝潛號潛菴自幼有巨人志從凡右齋先生每以名儒期之既遊庠雖有聲諸生中然心鬱鬱不樂聞吉先哲倡正學則津津向慕會越中王龍谿寓白鹿洞君裹糧從之卒業凡三年已蘭谿徐公魯源行部至君復稟學二公皆大奇君乙亥李先生歸自粤中首揭修身為本之學公取其諸書讀之從之遊已察先生危病中學甚篤迺齋戒稱門弟子遂謝去諸生君意雖超曠而行斤斤如也丁卯

歲大祲出餘粟賑族鄰而全活者甚衆有訴鬻田者公不較又有寄金者暴卒尋族子璧之又有殺其僕者公遣人告城隍七日竟得其人抵罪而瘞枯骨周急難無算所著有程夫子全書儒門定脚録事學日抄困知記畧及歲録論學書藏於家終之先二日猶呼二子及門人講學大都不越與余前所語徐自題其贊有曰一點酸心千古事春風座下更誰傳之句題畢乃呼諸子孫羅拜正衣冠終於正寢公於生死去留間若浮雲往來

太虚蓋生平力學之驗云家為邑著姓高祖養素以子冢宰貴累封都御史三傳為嵩岡公即君父以文無害為掾曹未仕母荷塘黄氏侍御公妹公其冢嗣也配北門史氏繼娶游氏男二長廷唯邑庠生娶廿氏次廷瑜邑庠生娶綦氏二子皆績學慎行克繼君志女二長歸邑前廩生黄銓子某孫男三應豹應佷應鶴孫女一俱廷唯出公生嘉靖乙未年三月初六卒萬歴乙酉年十二月十五享年五十有一銘曰汲汲而求師也卒本於

修身皇皇而仰止也宋之伯淳有言必偉有行必真

益力學之大人非止今之逸民

布衣儲山李公墓誌銘

夫布衣而能使人興起聯屬者此豈聲音笑貌所能哉

予見儲山李公其人矣公豐城人也姓李初名正巳字

遠希後更庭止字某別號儲山父某母某幼習舉子業

不竟去而為江淮楚浙遊大困意豁如也歸聞盱江羅

公開講乃以布衣見羅公方與諸縉紳集者數十人公

躡蹻至羅公命童子取水浴浴竟登堂禮公公目攝曰世間有此鐵脊梁漢子乎禮之公不去羅公側目有所入而道韻彌深矣從姑山有一僧辟穀久望見公頂有氣如虹隱隱上騰異之以語見羅李公公語僧曰幸與俱來僧曰此當以刺進公始至所與見羅公語載刻中論者非公悟後語一日見羅公曰四書五經是修身為本註脚公應曰修身為本又是我底注脚見羅公亦為首肯昨聞公名而禮之為朝夕依者皖則有與樸顏京兆陽

羨則有史太常玉池越則有大司成陶石簣在三君子
處以十餘年之久而皖與陽羨會稽藉以興起從遊者
甚衆多語錄另有紀葢公學從盱江入不事粉飾絕諸
意言色相神情直與千古映證者在故以一人心而能通
諸君子心通諸君子心以信多士心語曰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公其人歟倘公而
彷彿假借疑似回護即羣諸弟子賓賓而几席秦越眉
面南北者多矣楊少宰周少卿贈公詩慧眼雙開金不

著剛腸一副鐵難如每對一尊頭獨㸃時論千古淚雙流之句此不可觀公哉銘曰

學匪虛譚　誰會其宗　猗歟儲山　老至心融
諸方共學　六辟四通　不落言銓　丕振宗風
跡阻心親　我思有窮　用銘玄室　以告羣公

明太學生子明甘君墓誌銘

子明名丙字子明別號琴亭太守廉平公孫封侍御若虛公仲子參知子開介弟也先世載譜籍中與兄參知

少而失恃鞠於大母同叅知受學三吾劉公恪蕁繩檢
邑方試諸儒童子明棄而趺坐青原淨室家索之歸不
得大母泣曰老年望孺子青衿如望歲孺子爾爾老而
失望柰何子明聞而歸試龔令嘉定人大奇其卷益子
明淨定久發為文彩映人心目實不從文章家得來為
諸生督學郡邑守相器待異等偶有感憤棄而遊太學
太學自祭酒司業以下大器之文潔鄧公翰撰焦公皆
以為入室弟子三試棘闈俱入彀不果後知為子明卷

咸大惜之子明於麟經内承家學外藉良朋所得既邃一時名流爭推轂之然君雖不遇而於三教得其窔奥抉心嚮往凡世儒擬議色相意識揣摩者絶不一駐足曰此學究見地所見者大惟文潔弱佚及予與大京兆劉扶生知之而一時友若劉瞿父無美諸兄弟周紉清咸尊信之它人相唔公亦不一啓齒或與之飲酒酒後耳熱始發舒其磊磈之氣已復循循如初所著有擇善篇揚扢前修為世烱戒亦畧見一斑云子明雙目神情内

弢而貌樸古其於書不深嚌其胾不止名山勝境足跡半之於世味澹無所營予嘗言曰翊我老景者子明也不謂子明以訪焦先生留都遂不起嗟乎予老矣誰復知予念友之痛也君生嘉靖某年七月卒萬歷乙卯年某月享年六十娶某氏繼娶某氏子某邑庠生娶某氏塟於某處銘曰嗟子明非今之人葢古之人世多遇而子明何奇也遇者如烟雲聚散誰復知之奇者文藻陸離月旦推高將與山川而並耀來茲世有知者其以予

言為不欺

詔旌貞節喬母令狐氏墓誌銘

侍御喬君舊常以楚李衡文豫章稱得士予門人蕭孝廉道光君所遴士一日持君書謁予予開書眎曰應甲不敏竊干典記者甲不佞四世來指亡慮數十百皆以詩書起家踵跡賡序賓薦而皆吾高祖母令狐氏出方吾高祖雯棄世時曾祖才二月喬不絕如綫乃再傳而吾祖輩六人又再三傳至甲等而幾百人夫吾母之茹

辛吞螫者匪朝夕故正嘉間以節聞兩臺及郡邑先是
旌其廬優其雜差而兹聖天子嘉意窮簷苦節閼壅不
得上聞繡衣使趙公始以吾高祖母應命上下大宗伯議
議是樹棹楔旌其門夫吾高祖母百年峻節完名一旦得
彰徹皎日播之國史鄉乘此非聖恩何以有此顧墓中
片石久虛願予勒一言以永吾君賜罔極元標拜書及
大京兆趙公狀益不勝企悚云按母益令狐偃苗裔而
學士令狐綯之後耆德景雲之女也初歸喬公雯雯家

中落逮母至而家稍有起色未四年而㝉逝子世卿在抱匝月耳母哭之哀欲從地下者數矣鄰姬走而諭之曰夫此呱呱孤在孰非幽者所冥托乎子殉逝者則棄生者不如存生者乃所以報逝者且守孤與死節殉夫與存祀孰輕重母始解顔而一意以立孤為節㨗闗人罕窺其面有虞母盛年以它語進者輙唾曰天一而已頭可斷面能再𩔖乎語者慚而退歲時於世卿有憂生之嗟未幾世卿且長有室矣母稍開顔曰吾夫有托矣

又未幾而諸孫濟濟矣母抱而告先靈曰吾夫宗衍矣又未幾而曾孫種種有以詩書起家者矣母一意發舒喜而可知也常名諸子孫跪於膝下訓之曰子覩萬尋之木乎其枝足以蔽牛馬其蔭足以棲數千人不知其初植根時風雨摽搖霜露摧剝者良苦未亡人之植爾等亦猶是爾等其無忘吾昔日苦可也而時培之而時灌溉之吾老人願畢矣且未亡人豈以是博名高為闈者曰母之先有子貞及絅皆掌秘藏為顯官其所論撰

內則以貽宗範者必有非人所得而前聞者母得於庭
濡者深故節不近名謂醴無源其不然哉鄒子曰地之
載物稱博且厚矣坤贊其德曰安曰貞母壯年姱節昧
昧晦晦卒以衍無疆之祚所謂安且貞應地無窮者非
邪周書曰天軫地蓋善用道者無害時有滄熱善用道
者無盡母以含章為道而諸孫從王事者益光且大含
萬物而化光母道妻道臣道得母一人植之母蓋深於
坤道者子乃挈涑水銘以永母之無窮生於某年某月

卒於某年某月銘曰涑之水飃風不濁淩冬不礐惟毋節之濯以莫不覺涑之流堋湍無競毋德之靜惟福之柄以莫不永涑之源百川匯之宜毋蕃釐子孫有穀詒以莫不滋洋洋聖謨如綸如絲山可摧水可涸玆且與日月並垂千載停軺者尚有遐思

明大中大夫雲南參政近溪羅先生墓碑

鄒子曰予習從先生長者遊學行無足述數者不足論即有足述數者顓顓學一先生言哆哆自信有告曰道無盡非一

家能竟輒拒而不入病在匪虚于道有窺矣謂世之人莫能窺其藩亦不欲使世之人窺其藩病在弗廣夫天之高也無弗覆也地之廣也無弗載也孰一自足者道之賊也日月之明不私一隅雨露之潤不私一物不樂與人同者善之小也益自予接近溪羅先生則庶幾虚而忘我矣先生丁丑入賀予侍先生左右者月餘承先生教旨不能有所入迄今二十年先生已為古人始知先生坐我春風中不覺於是悔且恨恨不得先生起九原而請質之今年先生孫

懐智訪我雲菴以墓碑見委予閱諸名碩臚列先生者
甚詳更何能贅一語然夙侍函丈不敢辭先生姓羅名
汝芳字惟德學者稱為明德先生世為南城人家世累
善夢日而先生生幼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以若
樂倏變怒笑異狀識者已驚其異長而學益進閱讀書
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久矣今當掃而廓清之遂矢
心學辟氏學常坐危樓起一牖如盂狀左右置明鏡一
止水一跏趺連旬求除所云萬起萬滅者然未奏廓清

之效而受朋從之害病大作前峯公投以傳習錄病已庚子入省大會布衣顏山農在馬先生舉前功問顏曰此制欲非體仁也先生復竟所謂體仁者曰知四端而擴充則火然泉達其勢莫禦先生恍然有契遂於稠人中稽首顏先生者四已而師事之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先生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而尋師問友周游四方者十年學既通乃赴廷試癸丑賜進士出身初仕太湖令陞刑部主事郎中出守寧國再守東昌陞雲

南副使叅政歸先生凡幾仕矣其仕也以學為仕學也
以仕為學期會簿書雖未嘗廢而真誠惻怛盎然春育
興利也不計一世而計久遠彰訓也不事强聒因其固
有以故生而懷者若嬰兒之戀慈母去而思沒而祀者
若孝子之喪考妣非可强致也元朞反覆窺先生於微
真令人心折神悚非近世剽談者可比擬云山農雖以
學自任乎放言矢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業置之死
地矣先生以身代為之贖而顏得生全且顏貧眎先生

家若內庫隨取隨厭顏又喜施予隨施盡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已耄顏怒先生跪之榻前顏批其頰不少動嘐而怒解始起夫顏橫離口語學非有加於先生而終身事之不衰生之縲絏周之貲財事之有禮此祖父不能必之孝子慈孫而得之先生嗟乎此即天地可格鬼神可動矧曰其他梁夫山囚楚先生鬻田往援之有諷先生者曰夫山害道宜罹於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羅文罔予嘉其志不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出片言

夫山必無死地眎先生心何如也胡宗正幼師先生矣先生聞其易有傳復不難北面宗正葢先生真見天下善無一處不具天下人無一人不可師巳耶人耶我耶物耶渾然無間誰能閡之或疑先生學博而無統大而未純者先生云大出於天機原自統博本於地命亦自純予讀斯語恍然如見先生夫不本其自統自純者為學而以意念把捉為統為純嗟乎此學之所以難言矣或又疑先生學無結果不知太虛之中孰先孰後孰始

孰終彼所謂結果云者是生滅根也我且無生而又何滅我無造端而又何結果之有茫茫長夜誰其覺之予不能無思矣葢嘗論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為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為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為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為學勿執於見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叅究一軌于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於真性謂先生有

見乎則與愚夫愚婦同體未嘗有見也上馬者得先生眉睫間下馬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濩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覩造物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予不得而窺先生之學矣憶濫竽掖垣曾疏先生云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

愚不知其類識者以為知言今愧不能窺先生萬一謹列大較如左先生子二人孫八人曾孫十人懷智孜孜尚友懼隕家學先生有後矣先生生正德乙亥五月沒萬歷戊子九月葬二十八都曹坊祖壠之傍銘曰

神隱而費　力弘而毅　呼吸萬類　胎育元氣
早竭心思　晚順天成　何思何慮　斯道典刑
其心孔仁　其仁以身　周流海宇　物我皆春
濟濟多士　私謚明德　繼往開來　百世不忒

乾隆御覽之寶

頥學集卷六上